

。在不念的時候，心裏頭不知不覺的還是在念，這就叫做不持中持。念咒念到這樣的地步，那就除了念咒外，不但是什麼念頭都沒有，連這念咒的念頭，也都沒有了，這纔可以叫持得純熟。因爲念咒的是我，固然忘記了，並且連念的是咒，同我在這裏念，也都不知不覺了。不論念咒念佛，能够念到這種樣子，那就我呀、咒呀、念呀、三種打成一片。自然不會再有別種亂念頭，夾雜在裏面了，那末念的咒，也自然沒有不靈驗的了。但是這種功夫，一定要多念靜念。到了這種地步，纔能够明白這種情景。不到這種地步，不論你怎樣講，恐怕終是不明白的。

余初號學海，是日改號了凡；蓋悟立命之說，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。從此而後，終日兢兢，便覺與前不同。前日只是悠悠放任，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，在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；遇人憎我毀我，自能恬然容受。

【註】白、本來是打米的傢伙。窠、就是鳥的窠。窠白兩個字併在一處是老套子老格式的意思。就是俗語說、一個印板裏出來的意思。因為打米的白。不管一千個一萬個，都是一個樣子的，所以拿白來譬喻。兢兢、是小心謹慎的意思。悠悠、是糊糊塗塗，一天一天糊糊塗塗混過的意思。放任、是沒有拘束，隨隨便便的意思。戰字、是懼怕。戰兢、是懼怕謹慎的意思。有懼怕恭敬的心思，叫惕，惕是憂懼的意思。有防危慮險的心思，叫厲，厲是危險的意思。暗室、是黑暗的房間。屋漏、是內室的西北角。一個人單零零在黑暗的房間裏頭，沒有人看見的，那末隨便什麼壞事，都可以做出來了。但是雖然沒有人看見，還是不可以做虧心的事，因為內室的西北角，在那個地方，有神常常看住人的。一個人做好事壞事，神都替他記起來，將來要總算帳的。所以一個人不論在什麼地方，都不可以做一些虧心的事的。憎字、是討厭的意思。毀字、是說壞意思。恬然、是心裏頭很安逸很舒服的意思。容受、是接受不計較的意思。○內室、就是裏面房屋。或是睡的房間。

【解】我起初的號，叫學海。從那一天雲谷禪師教了我上邊所說的種種話，我就改了號，叫了凡。因爲我明白了立命的道理，不要同尋常的凡夫一樣。把凡夫的見解，完全掃光，所以叫了凡。從那一天以後，就一天到夜，小心謹慎，時時刻刻存一種懼怕的心。自己也就覺得，比了從前大不相同了。從前儘是糊塗塗塗，隨隨便便，無拘無束。到了現在，自然的有一種小心謹慎，又懼怕，又恭敬，時時刻刻，恐防有危險到來的景象。雖然在黑暗的內室裏面，沒有人看得到。但是一間內室的西北角那邊，常常有神明在那裏的，所以我儘管在那種地方，也常常恐怕得罪天地鬼神。碰到了討厭我，說壞我的人，我也自然能够舒舒服服的接受，不同旁人計較爭論了。

到明年禮部考科舉，孔先生算該第三，忽考第一；其言不驗，而秋闈中式矣。

【註】在明朝清朝時候，皇帝那裏的大官，有六個部。叫吏部、戶部、禮部

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。這禮部是管一切禮節、教育、風俗、考試、等事情的。同了現在的教育部差不多的。不過明朝的考法，同了清朝又不大相同的。凡是讀書人考到了秀才，再要考上去，想考中舉人，那就要去鄉試了。明朝的考試法，在鄉試前，先要到禮部去考一次。考取了纔能够去鄉試。這種考試，就叫考科舉。清朝雖然也有這種規矩，但是不消到禮部去考的。在學臺科試的時候，考在三等前十名以上的，也已經算有科舉，可以鄉試了。闈，就是考場。鄉試一定在秋天的八月，所以鄉試的考場，就叫秋闈。因爲恐怕有人私底下進出作弊，又用一種有刺的棘樹，插在圍牆上面，所以也叫做棘闈。中式的中字，要在右邊上面加一圈的。中式、就是考中的意思。

【解】我見到了雲谷禪師的明年，到了鄉試的年份了。照考試的規矩，應該先到禮部去考科舉。孔先生算我的命，應該考第三名，那裏知道忽然考了第一名。孔先生的話，已經不靈了。孔先生沒有算我會考中舉人的，那裏知道到了秋天鄉試，竟中了舉人。這都不是我命裏註定的。雲谷禪師說：命可以

改造，一個人不可以被命拘束的話，到了現在，我更加相信了。

然行義未純，檢身多誤；或見善而行之不勇，或救人而心常自疑；或身勉爲善，而口有過言；或醒時操持，而醉後放逸；以過折功，日常虛度。自己巳歲發願，直至己卯歲，歷十餘年，而三千善行始完。

【註】行、就是做的意思。行義、是做應該做的事情。未純、是有些勉強，不能够自然而然，放大膽子，去做應該做的事情。檢、是查察，也有揀選的意思。誤、是錯。不勇、是不能够放大膽子，一直向前。操、是守住的意思。持字、是把住的意思。放字、是放肆。逸字、是拘束不住的意思。折字、是相抵的意思。己巳、己卯、都是記年歲的天干地支。從己巳歲到己卯歲，搭著十一年、善行、是善的事情。

【解】我雖然像上邊所說，把自己的過失，改好了許多。但是碰到應該做的事情，還是不能够一心一意的做，還是夾些勉強不能够自然的去做。自己檢

點自己身體上，覺得過失還是很多。看見善的事情，雖然肯做，但是還不能夠放大膽子，一直向前拚命的去做。或是到了救人的時候，還是心裏頭常常疑疑惑惑，沒有決定的心去救人。身體上雖然勉強做善事，但是口裏頭常常說犯過失的話。或是清清醒醒的時候，還能夠自己守得住，把得牢。但是喝酒喝醉了，就要放肆了，自己管束不住自己了。雖然常常做善事，積了些功德，但是過失也很多，拿功來抵過，恐怕還不夠。一天一天的光陰，常常是虛度過去的。從己巳年聽了雲谷禪師的教訓，發願心要做善事三千條。一直到己卯年，經過十多年，剛纔把三千條善事做完。

時方從李漸庵入關，未及回向。庚辰南還。始請性空、慧空諸上人，就東塔禪堂回向。遂起求子願，亦許行三千善事。辛巳、生男天啓。

【註】關、是山海關，在北京的北，關裏邊是中國的本部，關外邊就是現在的東三省。了凡先生在北京考中了舉人後，大約到關外去遊玩過的。到了那

個時候，剛纔同了李漸庵先生，回進關裏來了。回字、是回轉來的意思。向字、是歸向的意思。修行的人把自己所修的功德，回轉來把這種功德，歸向到隨便什麼上邊去，叫做回向。或是把功德回向到贖自己從前的罪孽。或是把功德回向到報天地父母的恩。或是把功德回向到一切的衆生，代替衆生懺悔。只要肯誠心發願，都可以滿你的願的。南還的還字，是回來的意思。上人、是有道德學問的出家人。東塔、是禪堂的名目。禪堂、是和尙修佛法的地方。○衆生、是從人起，一直到飛禽走獸蟲蟻等等，凡是有性命的，都叫做衆生。懺悔、是向佛前懊悔認錯自己所造的孽，求消滅已經造下的孽，並且立誓後來不再造孽，免得受苦報應。

【解】在那個時候，剛剛跟了李漸庵先生，從關外邊回進關來，沒有來得及把所做的三千條善事回向。到了庚辰那一年，就是己卯年的明年，從北京回到南邊。方纔請了性空、慧空、兩位有道的大和尚，借東塔禪堂完了這個回向的願心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我又起了求兒子的願心了，也是立願做三千條善

事。到了辛巳年，是庚辰年的明年，生了你，就題你的名字，叫天啓。

余行一事，隨以筆記；汝母不能書，每行一事，輒用鵝毛管，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。或施食貧人，或買放生命，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。至癸未八月，三千之數已滿。復請性空輩，就家庭回向。九月十三日，復起求中進士願，許行善事一萬條，丙戌登第，授寶坻知縣。

【註】書、就是寫字。輒字、是每次都是這樣的意思。硃、是紅色的硃砂。歷日是歷本，就是現在用的日曆。施食、是拿吃的東西，送給窮人。授、本來是教你給你的意思，這裏可以當做補缺解釋。就是補了寶坻縣知縣的缺。

【解】我每次做一件善事，隨手就用筆記出的。你母親不會寫字，每次做一件善事，都用鵝毛管，印一個硃紅圈在日曆上面，做一個記號。或是把吃的東西，施送窮人，或是買活的東西來放生，都要記圈的。多的時候，一天要多到十幾個硃紅圈哩。一天有十幾個硃紅圈，就是一天做十幾件善事了。到

了辛巳年的後二年，那一年是癸未年的八月。我所許下做三千條善事的願，方纔做滿。又請性空和尚等，就在家庭裏頭做回向。到了那年的九月十三日，又起了求考中進士的願了，又許願做一萬條善事。到了癸未年的後三年，丙戌那一年，居然登第了。吏部就給我補寶坻縣知縣的缺。

余置空格一冊，名曰治心篇。晨起坐堂，家人攜付門役，置案上，所行善惡，纖悉必記。夜則設桌於庭，效趙閱道焚香告帝。

【註】做官的坐在堂上辦公事，或是審問案子，叫坐堂。攜字、是拿的意思。家人、是自己身邊的下人。門役、是看門人。庭、是堂下邊階沿前面。效、是學樣的意思。趙閱道、名叫忭，是宋朝時候的人，做殿中侍御史，御史、是專門查察在京裏頭的，或是在外省的，不論是大官，或是小官，若是做了隨便什麼壞事，或是貪了財，或是冤枉了好人，或是仗了勢力硬要百姓人家的女人，或是硬要錢財，只要被御史知道了，就要查明白了，就要上奏

皇帝，辦這個壞官的罪，極重的、就要殺了。御史也有好幾種名目，這殿中侍御史，大概是在皇帝身邊的，位子不很小的。趙公碰到有權勢的壞人，皇帝坦護的惡人，不怕他權勢大，也不管皇帝的袒護，就要上奏皇帝把這種壞官惡官去掉他，革他的官職，削他的權勢，沒有一絲一毫私心情面的，所以在那個時候，大家都叫他鐵面御史，他對付惡人，是這樣的厲害。但是他做人，倒一些不刻薄，很厚道的。在從前時代凡是做大官的，或是有大功勞的，或是有大學問道德的，死過後，皇帝另外揀兩個很好的字，大約終是同這個人相配的，賞賜他，叫做諡法，趙公就得了清獻兩個字，所以大家就稱他趙清獻公。帝、就是天，也就是道教裏頭所說的玉皇大帝。

【解】我在做寶坻縣知縣的時候，我預備一本小冊子，有一格一格空的格子，這本小冊子，我叫他治心篇。意思是恐怕自己的心，轉不好的念頭或是做不好的事情，時時刻刻留心，把這個心修好他。早晨起來，坐堂審問案子的時候，叫當差的下人，拿這一本治心篇交給看門人，放在公事案桌上邊。一

天所做的善事惡事，雖然極小的，也一定記在這本治心篇上。到了夜裏頭，在庭心中間，擺了桌子，穿好了做官穿的大袍子，頭上帶了紗帽，做照趙清獻公的好法子，點了香，告訴天帝，夜夜都是這樣的。

汝母見所行不多，輒顰蹙曰：我前在家，相助爲善，故三千之數得完；今許一萬，衙中無事可行，何時得圓滿乎？

【註】顰蹙、是繃緊眉頭憂愁的樣子。相助、是互相幫助，你幫助我，我幫助你。圓滿、是圓足完滿的意思。

【解】你的母親，看見我所做的善事不多，常常繃緊了眉頭，向我說道：我從前在家裏頭，幫你做善事，所以你所許做三千條善事的願心，能够做完全。現在許了一萬條善事的願心，在衙門裏頭沒有什麼善事可以做，那末要等到什麼時候，纔能够圓足完滿呢？

夜間偶夢見一神人，余言善事難完之故。神曰：只減糧一節，萬行俱

完矣。蓋寶坻之田，每畝二分三釐七毫。余爲區處，減至一分四釐六毫，委有此事，心頗驚疑。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，余以夢告之，且問此事宜信否？

【註】偶字、不是常常有的、是恰巧有這麼一次的意思。神同了人，相貌式樣，差不多的，所以也可以稱做神人。明朝時候，知縣衙門裏頭，收鄉下百姓的錢糧，是很重的。並且各地方各樣輕重很不公平的。了凡先生做寶坻縣知縣的時候，看見寶坻縣百姓，所出的錢糧太重。所以稟准了上司，奏明白了皇帝，把寶坻縣的錢糧減輕了，百姓就可以少出許多錢了，這是寶坻縣全縣的百姓得到恩惠的。萬行的行字，同了余爲區處的爲字，都要在右角上邊加一圈的。俱字、是總共的意思。區處、是分別的意思，整理的意思。委字、是的確實在的意思。適字、是恰巧的意思。五臺、是一座有名的山，在山西省代州直隸州所管的五臺縣。有五個大山峯，叫做中臺、東臺、南臺、

西臺、北臺。像五座高臺，所以叫五臺山。山上樹木很稀少的，山下多大寺院，是中國四大名山裏頭的一個，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。○明朝清朝，在一省裏頭，除了府同了縣，還有兩種州，一種叫直隸州，一種叫散州，直隸州比了府小一些，直隸州知州，比了知府也小一些，但是比了散州知州，雖然一樣叫做知州，就要大得多哩，散州知州，同了知縣一樣大小的。並且直隸州知州，自己既然不歸知府管，還有幾個縣歸他管的，不像散州知州，不但沒有縣歸他管，他自己還要歸知府管哩，代州、就是山西省裏頭的一個直隸州，所以五臺等許多縣，都歸他管的。四大名山，是四座很有名的大山，一是浙江省寧波府定海縣管的普陀山，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。一是四川省嘉定府峨眉縣所管的峨眉山，是普賢菩薩的道場。一是安徽省池州府青陽縣所管的九華山，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。一就是這五臺山了。

【解】你的母親，同我說上邊一番話的夜裏頭，我剛巧做一個夢，看見一位神人。我就告訴這一位神人說：我許了一萬條善事的願，不容易做完的緣故

。神人回答我道：只不過你減錢糧的一件事情，你所許的一萬條善事，已經都完全滿足了。我聽了神人的話，自己想寶坻縣的田，每一畝本來要還銀二分三釐七毫，我覺得百姓錢出得太多，所以我把全縣的田，替他們清理一遍，每一畝田，應該完的錢糧，減到一分四釐六毫，這件事的確是有的。不過我心裏邊，自己覺得奇怪，怎麼一些些的小事情，就會被神明知道。並且還疑惑怎樣只有這一件事情，就可以抵得一萬件善事。那個時候，恰巧幻余禪師從五臺山到寶坻來，我就把所做的夢，告訴幻余禪師，並且問幻余禪師，這一事情，可以相信，還是不可以相信。

師曰：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當萬善，況合縣減糧、萬民受福乎？吾即捐俸銀，請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。

【註】吃素本來叫吃齋。所以預備了素菜素飯，請寺廟裏的苦惱和尚吃一頓飯，就叫齋僧。實在就是請僧衆吃飯。齋僧的菜，大概只有一碗。不過一碗

裏頭，有幾樣素的東西，一起燒的。這碗菜，叫做羅漢菜。

【解】幻余禪師回答我道：做善事要做得真，不可以有一些假的意思。要做得切實，不可以有一些虛浮的意思。那末就是只有一件善事，也可以抵得一萬件善事了。況且你減輕全縣的錢糧，全縣的百姓都受到你這種減輕痛苦的恩惠。百姓減輕了痛苦就受福不少了，怎麼不可以抵得一萬件善事呢？我聽了幻余禪師的話，立刻把我所得的俸銀捐出來，請幻余禪師就在五臺山，齋僧一萬人，並且把齋僧的功德來回向。

孔公算余五十三歲有厄，余未嘗祈壽，是歲竟無恙，今六十九矣。書曰：天難諶，命靡常。又云：惟命不於常，皆非誑語。吾於是而知，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，乃聖賢之言。若謂禍福惟天所命，則世俗之論矣。

【註】厄、是災難。恙、是病痛，身體不安的意思。無恙、就是安好。諶、

就是相信。靡字、同不字一樣的意思，也可以當他沒有的意思。賢人、是極有道德，極有學問的正人君子。不過比了聖人，稍稍不及一些罷了。常、是常常這樣的，就是一定的意思。

【解】孔公算我的命，到五十三歲，應該有災難來了。我雖然沒有求天求壽，但是到了五十三歲那一年，我竟然一些沒有什麼病痛。現在又多活了十六年，已經六十九歲了。書經上說的，天道是不容易相信的。人的命，是沒有一定的。又說人的命沒有一定的，還是靠自己造的。這兩種話，都不是騙騙人的假話。我到現在方纔知道，凡是說一個人的得禍得福，沒有不是自己去求來的。做惡事，就有禍來。做善事，就有福來。這些話，實在都是聖人賢人的話。若是說禍同了福，都是天所派定的，那是世界上庸庸碌碌的俗人所說的。

汝之命，未知若何？即命當榮顯，常作落窶想；即時當順利，常作拂逆想；即眼前足食，常作貧窶想；即人相愛敬，常作恐懼想；即家世

望重，常作卑下想；即學問頗優，常作淺陋想。

【註】顯、是發達，有大名聲。落寞、是冷落不交好運的意思。拂逆、是不稱心，不如意的意思，囊、是窮到沒有房屋可以住的意思。望、是名聲。望重、是名聲大了，大眾看重的意思。家世望重，是這一家的世世代代，都有又大又好的名聲，人人看重的意思。頗字、有很字的意思，但是比了很字，又像輕一些。陋字、是器量小，見識不高，沒有學問的意思。

【解】你的命，不知道究竟是怎麼樣。就算你的命應該榮華發達的，還是要常常當做不得意想。就算碰到了很順當吉利的時候，還是要常常當做不稱心，不如意想。就算眼面前儘管有吃有穿，還是要當做沒有錢用，沒有屋住想。就算旁人個個喜歡你，敬重你，還是要常常小心謹慎，做恐懼想。就算你家裏頭世世代代有很大的聲名，人人看重你，還是要常常當做低微想。就算你學問很高深，還是要常常當粗淺想。這六種想法，都是從現在的境界，反

面看去，反面想去。能够這樣虛心，還有道德不一天進一天，一天高一天的麼。

遠思揚祖宗之德，近思蓋父母之愆；上思報國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；外思濟人之急，內思閑己之邪。

【註】揚、是傳開來的意思。愆、是過失。閑、是防的意思。

【解】講到遠，應該要想把祖宗的德氣，傳揚開來。講到近，應該要想父母若是有什麼過失，要替他們遮蓋起來。講到在上的，應該要想報答國家的恩。講到在下的，應該要想造成一家的福。講到對外，應該要想救濟旁人的急難。講到對內，應該要想防自己有什麼邪的念頭。這六種想法，都是正面的。能够常常像這樣的存心，那裏還會做壞人呢？那裏還不會成正人君子呢？務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過；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於自是；一日無過可改，即一日無步可進；天下聰明俊秀不少，所以德不加修、業不加

廣者，只爲因循二字，耽閣一生。

【註】俊秀的秀字、是秀氣不粗蠢的意思。俊、是一千個秀的人，或是一萬個秀的人裏頭，揀出一個最秀的人來就叫俊。業、就是所做的事業。廣、是大同了多的意思。因循、是貪圖安逸，得過且過，不肯向前的意思。耽閣的閣字，同俗體字擱字一樣的。耽閣、就是停住了，沒有進步的意思。

【解】一個人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過失，纔能够把過失改去。所以一定要天天知道自己有過失，纔能够天天改。只要一天不知道自己的過失，就一天安逸逸的算自己沒有過失。只算自己所想的念頭，所做的事情都是是的了。只要一天不改去一天的過失，就一天沒有進步，錯的還是儘管錯下去了。天底下聰明俊秀的人實在並不少，所以道德不加上功夫去修，使得越修越好，事業不加上功夫去做，使得越做越大的緣故，就只是爲了因循兩個字。一個人只曉得貪圖安逸，不想前進，就耽閣了一生一世，沒有進步了。

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，乃至精至邃、至真至正之理，其熟玩而勉行之，毋自曠也。

【註】邃字、是深的意思。玩字、是細細的研究，翻翻覆覆要追尋出道理來的意思。勉字、是盡心盡力的意思。毋字、是禁止不許的意思。曠字本來就是空，就是把光陰空過去的意思。

【解】雲谷禪師所教立命的許多話頭，實在是最精、最深、最真、最正的道理，你一定要細細的研究到極熟。還要盡了心，盡了力，照他去做。切不可以自己把大好的光陰，虛度過的。

改過之法

這本書的第一篇，是講一個人的命，可以自己造的。只要做善事，那怕你的命本來是苦的，可以改變好命。若是做惡事，那就命本來是好的，也可以改